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二百

林材

程紹

扶克儉

楊東明

包見捷

白瑜

翟鳳翀郭尚賓王之寀

何士晉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奸人王君錫奏請開礦與同官馬邦良執奏逐之王錫爵赴召未至材疏論並及趙志舉張位寢不行再疏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並封之謬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劾南京

尚書郝杰徐元泰前爲巡撫掩罪飾功兩人卒引去
宋應昌惑沈惟敬言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以正欺
罔之罪斬惟敬以絕封貢之謀不報內閣調旨失當
材抗疏駁之志舉位引罪乃已西華門災偕同列極
言時政闕失謂午門之朝父輟郊廟之祭不親內臣
專橫莫過司禮田義而彈章輒從中格武臣盤踞孰
如李成梁父子而劾疏竟置罔聞東征之役宋應昌
罪浮於功則欲張其功而蔽其罪西事之興魏學曾
功浮於罪則欲加其罪而棄其功遼左向以冒功聞
則成梁受世勲郝杰膺上賞矣迨今以失事報則總

兵楊紹勛反逃誅而道臣馮時泰反下獄矣賞罰不
當勸懲失實何以使勞臣任事邊吏用命也絕婚固
非善事而趙用賢之心可原也和親實爲大辱而李
如松之罪難逭也雲南之增貢金江西之增陶器宜
捐而不捐也何喬遠之貶謫顧憲成之編氓可恕而
不恕也尚書陳有年守正不容是異日之爲吏部者
必如張瀚楊巍之澳忍而後可也給事中逮中立一
鳴輒斥是異日之爲臺諫者必如陳三謨朱璉之依
阿而後可也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之大
臣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古之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

遇今之大臣進思逢君退思固寵西華門環拱武英
之右其象如輔弼然乃雷火震擊無遺是必有匪人
不宜在君側者帝得疏甚愠以方修省不罪也吏部
推顧養謙總理河道材言養謙不能防海安能治河
養謙卒辭不任兵部上平壤功將大行叙賚材抄叅
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叙最後率同列言成憲
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
部侍郎帝積前憾貶材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
景榮等論赦再貶程鄉典史材居官最號敢言聲震
朝宇終以抵牾君相廢斥者二十六年至光宗卽位

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大啓
中終南京通政使崇禎初贈右都御史材爲人重風
節居鄉有行義憤郡邑鄉賢祠冒濫督學官欲祠其
父力辭之自撰墓志無一語及宦蹟蓋孤介出俗士
也孫之蕃崇禎末舉進士官嘉興知縣

程紹宇公業德州人祖瑤進士江西右布政使紹舉
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
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
帝以兩宮災遣使採礦於河南紹力言擾民宜罷朝
鮮再用兵山東浙江方議防倭而採礦使者又出紹

力請撤還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二十七年木
計京官御史許聞造慮以不職見黜乃訐戶部侍郎
張養蒙兵部侍郎李禎而爲工部侍郎徐祚國子祭
酒劉應秋等稱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
大指在挾吏部以避計典重政權以媚輔臣故排擊
正人而附會張位之黨變白爲黑宜特賜罷斥聞造
遂貶秩謫邊方兵部主事趙世德坐考察被調會廷
議征楊應龍兵部遂舉世德知兵將錄用紹力駁而
止文選卽梅守峻貪恣紹劾之以尚書李戴言獲免
然守峻卒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已降王府審理乃

黃緣稅使潘相得留紹極言其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要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論救詔鐫一秩出之外給事李應策御史李炳等又爭之帝益怒并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嗣位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盜窟穴淫虐彰聞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自是莫敢犯九月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既不常

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
貢媚非臣誼所宜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
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珎齊威王不寶炤
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固已野無留良尚有一
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
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父
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并皇國禎祥盛朝珍寶
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
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
進彼區區秦璽之真偽又安足計哉時魏忠賢方斥

逐耆碩見之不悅命賫表官進之中州故無武脩自
徐鴻儒倡亂四方奸人咸洵洵思逞有楊桓揚從儒
者嘯聚千人私相部署立名號僞稱懿德元年潛布
潁州碭山永城之境事覺獲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
紹因大修戎脩練丁壯汰老弱繕甲兵列營要害使
相犄角中州自是有保障時魏忠賢勢益張排斥正
人無虛日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
尋以年至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扶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十七年巡視蘆溝時新城橋紅橋征稅繁密

徒手不免克儉謂傷國體請止之報寢明年巡按遼東持風紀剔奸蠹奏禁買級竊功諸弊遼人震聳其冬十月賊五萬騎長驅深入踰海州而南縱掠十有三日副總兵孫守廉擁兵不戰總兵官李成梁亦弗救賊復由故道引去克儉疏劾守廉政府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明年閏三月成梁以給事中侯先春閱視在遼欲希功賞乃遣副將李寧潛師出塞襲擊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策馬先遁將士數千人失亡大半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及巡撫郝杰兵部尚書王一鶚以

成梁故置寧罪不議克儉益憤盡發成梁先後冒功欺蔽狀且曰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論臣寬其罪徇私恃公將壞邊事因歷數一鶚及總督蹇達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狀疏入帝謂成梁前功皆由按臣勘報寢其奏當是時成梁富厚聞天下中朝要人無不壓其賄者即御史巡方至必先餌之巡撫與監司或忤其意輒屬要人排去由是李氏勢日熾而邊務亦日益弛至是克儉獨發憤力擊朝論方快而諸要人大恚謀擠之適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之爲賊執政遂

言克儉安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坐謫蘄水縣丞
是時降謫官悉添注既抵任上官輒以事遣歸克儉
里居三十年至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光祿卿其
先世冒胡姓至是復焉天啓三年改太常歷刑部左
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
初復官卒贈尚書

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十七年擢禮科給事中累疏請定國本出閣預教早
朝勤政宋應昌李如松既敗日本復朝鮮言路惡其
倡和議欲抑其功弗叙東明獨請酌功罪之平持大

體勵人心衆議稱允河南大饑方數千里人相食多
起爲盜東明亟繪上饑民圖申之以說請蠲田租
發帑往賑因薦寺丞鍾化民可使帝大感動亟可其
奏且以圖傳示諸宮於是兩宮太后以下各出所藏
合部帑凡數十萬金遣化民齎往民大獲濟以刑科
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營務大弛軍耗於占役馬疲
於雇倩弊叢穢不可理東明力清之勢要無所假戎
政大釐進吏科都給事中二十三年協主大計去留
甚公俄分較會試所舉士戒毋執門生禮曰取士公
典豈宜私樹桃李期切磨道義無媿科名可耳座生

之不納門生前惟霍韜至是東明再見云協理戎政
闕官廷推李楨以沈思考副帝特用思考東明疑竇
緣得之及給事中陳弘烈劉弘寶以請停清口河工
謫邊方東明又疑思考佐工部時喜事挑釁遂上疏
力詆帝既寢東明奏而思考不堪其辱三疏乞去語
頗激帝方慰留思考而戶科給事中鄒廷彥復劾之
帝以思考實出特簡不當苛摘因疑廷彥受東明指
奪其俸而落東明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炤磨大學士
趙志舉等論救并及御史周希聖謝廷策不納東明
少有志行爲諸生即慕聖賢之學至是自謫所歸益

研究經術務見諸躬行鄉邦之事以身任之家居二十六年光宗嗣位始起太常少卿年七十有三矣天啓初改大理進光祿卿時御馬不及三百匹而牧卒乃至六千八百人歲糜倉儲八萬餘石司牲所育羊二百八十而吏卒及飼養諸費歲至二千金獅子虎豹已罷弗養而軍士月支餉如故內承運及天財庫舊設監生二十五人人月支米六石五斗至是監生已停而中貴猶乾沒不已厨役定額二千八百人歲費米三萬三千餘石而中多虛冒東明議一馬留一卒羊易銀入官而悉罷諸冗費疏上諸奄尼之寢不

行遷南京通政使未上擢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王紀
以讞佟卜年獄稍稽削籍歸東明署部事從郎中顧
大章議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輒爲魏忠賢所却
而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猶謂東明讞獄過
重撫他事連劾之東明疏辨且謂三人皆卜年同年
生故爲發憤帝切責三人而卜年獲長繫久之瘐死
東明既被劾意不自得遂引疾歸尋卒崇禎初贈刑
部尚書東明求友遍四方與荏平孟秋尤友善故其
學頗宗姚江王氏云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戶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二十六年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即命中官李敬偕本立行見捷率同官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千戶朱仁言稅河口商舟歲可獲萬餘金於是中官李道承命徃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詔就全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並抗疏力爭頃之令道保得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毋使反噬不納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竟以馬堂代朝明年見捷即劾堂保及

浙江劉忠帝既不納見捷言反用奸人鄭一麟等奏
益增遣使者高宗京口暨祿儀真李鳳廣東並專勅
行事見捷等益憂懼連章請停使者正諸奸人罪帝
雖不懌然未遽罪也三月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
淮徵稅遼東見捷謂遼左爲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
而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
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
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是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
百十疏而見捷言之尤數帝固已心恚居數日又率
同列極論帝怒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

年閣臣沈一貫都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時軍國所需多取給寺帑見捷言寺帑以脩易馬不宜使匱報聞四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負清望至是貞憲度餽官方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相與咨求民瘼鋤抑奸宄所以拊循甚至吏民交誦之光宗嗣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於官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帝既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

廣孝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朝事以規時政其辭甚切帝不能用也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州黃河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累臣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至若礦稅一事率土哀號今江右潘相遼左高淮淮上陳增畿輔王虎滇南楊榮粵東關西李鳳梁永其民甘心久矣恐瓊林大盈之儲不足當斬木揭竿之費也亦不報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于射場營乾德臺工費不貲瑜抗疏力諫商人張學部已僉名賣緣內臣三疏求免瑜乞付法司論罪奄人王朝

請徵煤稅旨徑下朝不由部科瑜以非國體執奏明年正月朝激變煤戶瑜率同列請罷朝不聽已從內官陳永壽言撤朝還即以永壽代永壽仍三則定稅而令縣官督征爲遠怨計瑜復請罷之瑜既數進諫言帝不能無憾會瑜適論治河當需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司炤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先有詔還籍遷延不去其家奴張應登乃訐其交通北寇永寧伯王

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偕其弟錦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
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
其獄請抵奴誣告罪而勒養性出都居之遠方制可
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翟鳳翀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任丘
二縣有治聲四十年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
劾元標諸人因言宋季邪誦之徒終日請禁僞學苟
取快志信口詆譏近年號爲講學者不幸類此長安
之夢既斷矣一丘一壑猶不相容安能蟬脫人世而

後免於殯繳哉時戶科左給事中彭惟成爲人貪狡
間附正論獵名市權鳳翀疏發其狀惟成遂不振明
年出按遼東宰賽煖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
遼患而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遼吏增
賞慶雲叅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而洪範又恇
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
請所在建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
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叅將吳希漢坐失律聽勘
以有內援事二十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
置之大辟遼人快之挺擊事起帝召見廷臣於慈寧

宮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無所獻納而御史劉光復方一發言遽至得罪鳳翔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何不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皆一一縷數於前顧乃緘默不言致小臣不能無辭臣謂劉光復失儀獲罪輔臣實陷之光復一日未釋輔臣一日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東大饑疏請賑救詔發太僕銀十六萬兩臨清倉儲六萬石遣御史過庭訓往賑饑民賴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

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詞連兵馬指揮歐相之相之坐下吏內官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漢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關無路宦寺漫用政令多違實開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司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

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
皆不納先是帝於章䟽悉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
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三遷天啓
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延綏時魏忠賢竊柄惡鳳翀不附已其私人
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
部右侍郎明年春出撫天津選將益兵設防甚固又
明年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
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
諍尤憤中官之橫言之甚力廣東稅使李鳳久疾詔

遣阮昇往代尚賓請止昇母行福建稅使高棗播虐
激變尚賓請撤還又以地震上言奸民紀光先賣緣
中人取旨重困浙人廣東自權稅以來進銀已三百
餘萬不宜復令潘相督徵以竭民膏於時頗稱敢言
已而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
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先鳳翀爲兵部右侍郎卒贈
尚書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
知縣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奸人張差
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李鑑直至殿前爲內

侍韓本用等所執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
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差奏言差薊州人語無倫
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
訊當是時青宮雖定鄭貴妃欲立己子福王與其弟
國泰謀危太子甚急因厚結中外用事者自大學士
方從哲以下多爲之羽翼風癲語傳諸人競和之刑
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廷元姻也乙卯偕員外郎趙
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言之案時適提牢疑之
召差詰實差初不承之案令餓之二日置飯差前誘
之始言舅氏馬三道外父李守才令隨一內官入都

進一大第別有一內官食我云汝先入宮遇人輒擊死事成予汝富貴不成亦可救汝無憂也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慈慶宮不意被執之案得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舉朝駭愕鄭氏及其黨咸自危神宗亦心動留其疏不下廷臣屢請悉不報乙丑刑部十三司再鞫知內官爲龐保劉成其同謀馬三道李守才五人外更有三十六都頭居外響應逆情益著是日會問者十有八人惟陸夢龍馬德澧議同之案士相求嘉及曹道唯岳駿聲唐士美則力庇鄭氏多去其情節不以入奏然中外籍籍已知事由

國泰矣先是王曰乾告變語已連劉成成與保固貴妃宮中內侍也以故神宗益心動諭貴妃善惟計貴妃窘則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神宗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外廷太子乃緣神宗及貴妃意數諭外廷毋猜疑罪止一人毋旁及而神宗亦親御慈寧宮延見羣臣責以離間太子責羣臣亦然羣臣頓首謝不敢乃命戮差而潛斃二豎於內廷其事遂止時神宗不見羣臣已二十有五年矣自是廷元及其黨人恨之宋次骨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中之遂削其籍天啓初廷臣多訟冤召復故官

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悞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風癩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覆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

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
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
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
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
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
戮屍夷其族賴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讐
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槌擊之謀擊不中而
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恠於張差之槌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
也因以差自首故牘及刑官所抹十八條事蹟上聞

自是中外益知差逆謀而先主風癲者益銜之不置
矣之案累遷太僕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
案侵已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紅廟分金
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奸益疾之四年秋拜
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
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
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
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案
爲罪首府丞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賊八
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先是神宗四十一

年七月有小校王曰乾告變言錦衣百戶孔學趙宗舜用賄得官嘗寄匿劉成等重貲八萬已而心懷不軌糾曰乾入黨同謀舉事因學有女嫁鄭妃宮中內侍姜麗山時相與軟盟結納壯士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報貴妃厚德約既定學宗舜置酒邀道士王三詔等至家書太后皇帝聖號及太子生辰同詣後苑置黑磁射魂瓶內被髮仗劍誦呪燒符又剪三紙人釘以新針四十九期七日焚化學復言宗舜雖常朝隨駕官年老不能近御我在東宮帶刀侍衛行刺尤易況有麗山等在內朝夕偵探密事何患無成

狀入帝震駭賴葉向高調劑帝乃寢其狀潛令御史以他事斃之當是時奸人謀危太子率由鄭氏故帝於梃擊一獄深疑國泰主謀云

何士晉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賢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士晉讀書稍懈母輒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年既舉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初爲寧波推官持法明允三十六年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衮職有闕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洩憤是陛下負

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廢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楨久掌錦衣爲輔臣爪牙樞臣心腹宜顯斥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戶部尚書趙世卿誤國無大臣體及歲將暮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竣者在放輔臣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楨以絕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寬獄皆不報明年春請大起廢籍廣錄遺賢先是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所司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

等四人故士晉言之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有九萬初帝弟潞王之婚費不及九萬士晉以帑藏不給請視潞王弗聽中官倚厰庫爲窟穴弊不可勝詰士晉巡視精心鑒剔奸蠹爲清帝將崇奉太后言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臣等斷斷知其不可也帝不省未幾張差挺擊事起王之案鉤得其情帝遷延不速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

犯其鋒者卽中陸大受稍及之國泰大懼急出揭自
明人言益籍籍士晋乃抗疏曰陛下與東宮情親父
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意念者然而候
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寔指國泰主
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
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
何由而起閏範之序何由而進妖書之毒何由而構
此基禍之疑也陛下又問國泰孟養浩等何由而杖
戴士衡等何由而戍王德完等何由而錮此挑激之
疑也陛下又問國泰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

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
日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
軌之疑也凡此三者至今未有以辯於天下也積疑
至於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
全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
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
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
爲孤注矣如之何不令人疑且畏也國泰欲釋人疑
計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龐劉二豎下吏如果
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

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劔尚方請自臣始或別
有主謀無預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
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踈虞罪即坐之則臣與
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家無替恩禮若國
泰畏有連引務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
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
聖明裁察䟽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
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徒出爲浙江駙傅
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䟽命如前擬吏
部言闕官已補矣請改之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

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叅議帝怒切責尚書奪郎中以下俸士晉居浙四年移廣西添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改太僕天啓二年以右僉御史巡撫廣西時貴州大亂部議調狼兵及泗城南丹土兵赴援而二州適反側初定士晉多方拊循卒與狼兵赴調如期安南舉兵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威名甚著四年三月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廣州故有澳夷築城盤據數爲民患士晉制置有方諸夷遂自毀其城止留濱海一面以禦紅夷部內寧謐先是遼東用兵累詔天下有司括所部庫藏充餉迄

無應者士晉撫廣西時力汰部中公費及州縣庫貯
奇贏得十有八萬輸之京師以代歲賦加派之數及
是又行之廣東得二十四萬而公私不虧天子深嘉
之下詔褒美明年四月魏忠賢已盜柄前是爭挺擊
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指誣貴州逆酋安邦彥阻
廣西援兵遣使賄士晉十萬金兵果不發遂除士晉
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賊急家人但輸
數百金產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
論曰諸臣丁濁亂之朝隨事納忠冀伸已志不幸疾
呼莫應非被譴以去則見幾而作亦以其道不可以

苟污也至於挺擊之後繼以紅丸事涉宮闈動多牽
格豈易以區區口舌爭哉然而普天共憤變出非常
情跡顯然即隻手難掩之來士爭未可與深文
羅織者比也當時宮庭戚畹相顧錯愕只欲急趣了
結不緩片晷此其大較亦更可知矣

明史卷三百五十

列傳二百一

何喬遠

徐必達

蕭近高

畢懋康

族兄
懋良

陳邦瞻

董應舉

李成名

蔡毅中

公 璽

梅之煥

鄒維璉

耿如杞

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倭躡朝鮮石星許之封貢倭益猖獗二十二年春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與賊議和禁國人不得抗拒致東

手受及者六萬餘人沈惟敬交通倭賊許以和親而欺罔中朝詭稱乞降悔罪其詞多辱國喬遠即據以上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請特降勅止封冊下樞曹使得寢閣帝見疏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先是肅王薨其子請襲尚書羅萬化謂當俟喪終中貴納其賄爲之地喬遠固拒遂爲所怨會部疏誤遺喬遠名當停俸中貴乘機激帝怒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並不起光宗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時遼陽已失王化貞駐廣寧妄稱當戰中朝頗惑之喬遠盡守禦策力言不宜

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如喬遠言天啓二年進左通政
徐鴻儒亂山東官軍屢奏捷喬遠請因戰勝之威急
敕帝從與之更始帝褒納焉鄒元之建首善書院
也給事中朱童蒙等劾之喬遠止言書院上梁文寶
出臣手義當并罷語多侵童蒙童蒙輩大恨其冬進
光祿卿明年得疾將告歸適用爲通政使遂出國門
引疾棄尚高素鍾喬遠親出郊執之喬遠不可五疏
力辭乃詔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
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尋自引去喬遠
性行醇實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

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兄喬遷舉人大理
評事子九雲與喬遷孫運亮皆崇禎十六年進士九
雲官庶吉士運亮海康知縣

徐必達字德大秀水人父學周由鄉舉授嘉定知州
有異政終雷州同知必達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歷知
太湖溧水二縣溧有石臼湖水數爲患爲築堤萬餘
丈植柳種固之遂永爲民利永樂時邑人坐尚書齊
泰姻戚戍開平者二十六家必達除其子孫戍籍
爲溧水四年民懷德祠祀焉入爲南京吏部主事歷
考功郎中三十三年佐尚書會同亨典京察必達欲

黜御史陳煒同序以執政朱廣所屬難之必達曰御史介政府求容政府爲御史取容於計典與察者媚政府而廢公論皆罪也卒黜之給事中祝世祿好談名理廣聲舉而內實貪黷必達欲黜之世祿遂投檄去有儲純臣者以吏科給事中同領察事而陰受賊吏賂必達惡之當大計日諸典察者咸在必達離坐出請曰猶有一人當議者尚書都御史問何人必達進狀則純臣也相顧愕怡純臣亦股栗不能出聲必達遽揖之退一座大驚其強毅不撓如此明年遷光祿寺丞陳白糧利弊十一事部議悉行姜士昌宋燾

劾大學士李廷機獲譴廷機者必達座主也必達再
上書勸廷機留兩人廷機不能用會言路方攻浙人
借劾朱廣波及必達必達時方假歸上疏自白帝不
問及孫丕揚再起秉銓以前京察事知必達趣令還
任旋進少卿時漕政大弛船壞不治巡漕御史孫居
相請催民船濟運必達以爲擾民爭之必達與居相
同年相厚善及是居相堅持已說而善居相者復助
之詆訐然廷中卒是必達議止民船勿催居相雅負
時名爲東林眉目緣是必達與東林異遂介然中立
矣父艱歸起太僕少卿仍典光祿寺尋擢應天府尹

天啟改元以右僉都御史督操江軍四川奢崇明叛
必達以長江爲川蜀下流增造戰艦置戍設防及白
蓮賊起將窺徐州必達募銳卒三千領以遊擊潘可
大會山東兵擊破之其年冬就遷兵部右侍郎三年
京察忌者以其募兵爲生事遂以拾遺罷歸卒贈兵
部尚書子世淳見忠義傳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即力言罷礦稅釋囚繫
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切讓奪俸一
年頃之言江西稅使潘相自擅刑宗人陛下不罪益

肆驕恣兩日之間三疏妄請輒得俞旨非所以冷天下也不報既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則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窵務且曰石青以浙爲上其在廬陵玉山永豐者宜令徵價帝即可之近高復抗疏力爭後江西撫按並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也疏詆甚力且言近高家廬陵世專石青利宜詰問近高疏辨復劾相請併李道徵還疏雖不行然相以江西地瘠屢激變非久亦自引去時惜薪司內官額踰數倍其人各廣置胥役爲爪牙專務朘削公家所給資不足充廠中冗費柴戶率破家有自經者近高極陳其弊帝

不省累遷刑科都給事中三十五年冬疏言知縣滿
朝薦等數人諸生王大義等二十人皆偶忤中使遂
見繫繫今已閱三年宜蒙矜釋不報明年遼東稅使
高淮以苛歛激變近高極論其罪請撤還帝既不納
近高言反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叅將李獲陽近
高又抗疏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
邦才等逮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
患引秦二世靖康時民謠爲戒且言陛下爲閣臣李
廷機斥逐建言諸臣謂懲一二人可箝千百人之口
不知端揆之地寧有身爲射的得晏然安其位而行

其志者宜俯順群情俾之引退用全大臣之體未幾
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毋召朱賡被彈六十餘
疏不當更留廷機私通外藩請正國法皆不報故事
六科都給事中率內外遞轉而是時人情輕外至百
方規避黃緣內遷近高恥之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
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叅政進按察
使以病歸起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
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偕其僚言崔
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
據不可蔽以瘋癲衆難其議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啟

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
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洪謀劉宗周並辭榮養
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五年冬
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近高力辭不允當是時魏
忠賢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
給事中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
家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越十年以
中書舍人簡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常用詞臣邊臣失
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

以忤權要廢當湔雪疏留中視鹽長蘆善祛宿弊商
民稱便畿輔故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疏言保定清
河其源發于蒲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
牌又十里則清揚爲下牌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
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虞都諸縣並通舟楫仰其利
二牌剏自永樂初修於嘉靖世日久頽圯急宜修復
不惟民間得以濟不通資灌溉遷有無已也歲漕臨
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
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
楊兆䟽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江北米

各二十萬石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做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陝西四王府惟韓府最繁其貧者至流爲劫盜懋康請建宗學擇人爲宗正用俊秀補諸生一如郡縣學制報可四十四年改按山東歲大饑奏蠲存留夏稅改折臨德倉儲且發粟賑貸已陳重儲侍清丁糧免包稅裁冗員折戎器寬大戶戢豪宗議藩租蘇卹傳通海運十事還朝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啟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馭歷中外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稱二畢懋良字師

舉先懋康三年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福建副使舉治行卓異四遷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賑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工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久之懋康

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叅政進福建按察使巡撫欲薦一私人憚邦瞻而止有郡佐權稅還以珍異饋立按黜之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捐贖鍰數千濬渠築堤開水田千頃又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四十六年就改左布政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歲大禡設策賑救民免死徙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

祚僭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
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以去守臣問狀則詭言德勛
病亡乞以祚僭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即擢
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邦瞻
乃移師討擒之海寇林華老嘯聚萬餘人日肆侵掠
海濱騷然邦瞻爲增兵扼險寇不得逞澳夷出沒海
上築室青洲奸民與交通時侵軼內地邦瞻整兵燔
其巢侵疆盡復其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
進左侍郎天啟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一勵大志以奠
宗社四方多難陛下宜奮大有爲之志朝乾夕惕銳

意安攘毋惑婦寺玩細娛今帑藏空虛上供宜節而不節者必左右貂璫以必不可省之說蠱惑聖心也宜抑遠勿聽二明大責以興事功輔臣當先定必然之畫獨任其重而不委之外廷近客氏既出復入明屬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況邊疆未寧自非雷厲風發盡掃玩愒之習軍國何賴馬三定大計以圖恢復兵必能守然後能戰今督臣王象乾樞臣張鶴鳴既任疆事宜訓士整旅固守嚴關先爲不可勝之策而後置大將於永平石匣爲山海後勁簡京營

驍鋒倣唐神策宋禁軍之制嚴加訓練令周廬環衛之衆足以折衝而克敵四伸大法以警人心將吏之習於逃者以退無必死之法也陛下既以尚方賜節制大臣凡臨敵退縮反顧宜立斬以徇無容姑息而陛下亦不施姑息於大臣然後節制明而戰勝可必疏入忤旨以沽名譙讓焉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崑理軍需邦瞻拮据勞瘁明年乞休不得遂卒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稱一時名臣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

教授以古學倡諸生製文廟祭器教童子學舞管作射圃諸廢具興稅監李鳳欲得學傍墻地上官議與之應舉爭不得將投劾諸生大譁事獲止鳳左右數馳馬廟前應舉繫其馬鳳謝過乃已遷南京國子博士百官謁廟諸學官率列班階左惟吏部送之門外應舉以爲誦遂革之五十八年自南京吏部主事召爲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予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關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青乃強敵侵凌之徵急宜勤政修備圖救禍變不當熟視拱手

冀旦夕苟安因條上方畧帝置不省天啟改元再遷
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廣寧告警京師恟懼朝
士有托故移家者應舉請斬之以勵廷臣且陳急務
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文臣不思致身
武臣莫肯効力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書奏詔
令崑任較射演武諸務已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
昔李泌營關中韓重華營代北曹操許下諸葛五丈
原皆在兵戈擾攘時今宜急圖未可更緩遂擢應舉
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屯務且安
輯遼人應舉以責重事繁陳十難十利曰能如臣言

則可帝悉勅所司從之乃先分處遼人於順天永平
河間保定諸州縣令有司授廩續食凡萬三千五百
餘戶費止二萬三千有奇詔書褒美明年春乃經營
屯務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八百餘畝合閒田
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以工廩及田器牛種近水
則濬渠築防戢之藝稻農舍倉廩塲圃舟車所在畢
具爲費二萬六千而所收黍麥及穀至五萬五千餘
石於是廷臣多頌其功就進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
故有水路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所入充歲餉由
是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既成當廣鼓鑄

佐軍國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崑領錢務開局荊州
尋命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
應舉至楊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
銀視正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
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會魏忠賢擅朝雅疾應舉
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旨再劾落職閒住崇禎
初復官應舉好學善古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鄉里
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李成名字寔知太原衛人祖應時由鄉舉歷南京戶
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

中書舍人四十年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
侵尚書趙煥俄請釋累臣滿朝薦極言內臣之橫勢
若燎原長此不已必至寇讐善類奴隸朝紳異孽慘
禍不止如朝薦諸臣而已朝薦不釋則聖心終爲諸
璫蔽而諸璫日肆國家之患安有已時耶明年熊廷
弼聽勸議起成名以廷弼殺人媚人力主勸議遂爲
黨人所忌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成名抗疏
劾之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不自安引去帝不許當
是時朋黨勢成擊東林者無虛日而成名持論常右
東林又以前攻廷弼忤黨人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

爲山東副使督郵傳天啟初遷湖廣叅政入爲太僕
少卿四年春南贛缺巡撫其縉紳在朝者相率乞尚
書趙南星請得成名爲之乃擢右僉都御史以往至
則持廉貞度有年家子爲縣以書幣進叱之退已廉
知奉職無狀奏奪其官桂林知府汪湛然道其境頗
擾駟傳亦論真之法自是屬吏改行列城肅然咨民
疾苦興罷不踰時頌聲四起會魏忠賢盜柄以成名
爲趙南星所用惡之因所屬給由謂犯御諱除其名
時爲巡撫止八月士民不忍其去輓車不得行退復
置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部右侍郎明年以左侍

卽端理邊餉其冬涼師戒嚴改兵部帝召對平臺區
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父光皆舉鄉試鳳翹
平陽同知光臨洮同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嘗問讀
書何爲對曰欲爲聖賢耳比長有聲鄉曲萬曆七年
舉鄉試二十九年始第進士年五十有四矣爲舉子
久名日高至是推擇爲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
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爲二卷注釋
以上院長惡其不由已進弗善也時大學士沈鯉于
毅中爲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能而溫純前爲

河南叅政器毅中於諸生時至是爲都御史疏侵一
貫一貫疑出毅中手爲鯉地銜之遂用計與鐫其秩
久之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具疏進古文孝經
集註備東宮講論擢尚寶丞言路有忌其進用者疏
刺之遂移疾歸四十五年前刺毅中者方佐京察再
以浮躁鐫其秩天啟初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三
遷國子司業以左諭德纂修神宗實錄充經筵講官
尋進國子祭酒四年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
漣劾魏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請納忠言杜
禍源引武宗誅劉瑾神宗治馮保勸帝法祖除肘腋

之奸忠賢怒戟手大詢毅中再疏乞歸忠賢故不許
已嗾其黨劾罷之毅中少有至性四歲父病額天請
代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
內寢初母病盛憂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鳥
又千鴉集於墓卒贈禮部尚書

公弼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躋湖廣副使父家臣翰
林編修弼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累遷左諭德爲東宮講官進左庶子直講如故睹時
事有所不可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酒比還朝帝已
晏駕熹宗進弼詹事乃上疏曰近閱南北臣僚論先

帝升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蔽恐爲委巷之訛傳
流爲湘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
心祇爲大典遲面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
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麗劉之邪
謀張差之梗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祖宗垂
庇禍可勝言哉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
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
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
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錄
纂修在即請將光宗事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

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官關委曲之妙
用亦皆直筆指陳勸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
入不許羣小見之甚恨天啟元年鶚以紀元甫及半
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
旨譴責明年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實錄
副總裁鶚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雅以經濟自負及
見魏忠賢亂政復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相持
不決鶚颺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
畧素優家近輟可朝發夕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
盡言以言路不同而止後御史葉有聲追論鶚與三

才爲姻不當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禎從子也年十四爲諸生值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之煥九發並中長揖上馬徑去御史不懌而罷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商人盜礦金收考幾斃之煥抗疏劾之尋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虛文所束縛乃至京營士馬入衛

班軍戶曹錢穀亦皆存名去實動稱舊例不知太祖
例耶成祖例耶有作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
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
養拙付國事於不可爲也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
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庶國事有濟又
數奏故相張居正所以整飭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
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省是時朝臣部黨角立排擊
如敵國之煥兩非之一無所附麗而奸黨猶忌之四
十三年出爲廣東副使分巡惠州所部多滯囚之煥
應時決遣積牘一清好摘發奸宄彊宗無所縱舍豪

民沉烈女於水擒得就其所撲殺之瘞烈女於蕭烈
婦墓傍刻碑志焉海寇袁進掠潮州非之煥所部也
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招散其黨進窘夜遁降於福
建守臣後之煥移視山東學政行部至登州進率舟
師援遼入謁之煥之煥笑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
色今何由在此進謝曰畏公之威是以遠遁今日敢
不爲公死之煥文吏爲劇寇所畏服如此天啟元年
召爲通政叅議遷太常少卿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南贛以母憂歸始之煥與楊漣同舉於鄉意氣交
得以功名相期許及是漣爲魏忠賢考死其私人給

事中陳序遂劾之煥黨漣漣被逮過麻城之煥與盤桓流涕有詔削奪其實漣被逮時未嘗道麻城也無何御史梁克順又誣以賊私詔撫按提問徵贓餉邊是時緹騎四出之煥自分且逮每大呼頓足曰主少國危男兒當刺血書奏撼承天門慟哭達之九重因引歐刀自剄北關下肯自沉圍扉中耶襍被馳馬北上抵信陽其故人曰壯哉爲我少留痛飲信宿越日即報至但命有司即訊乃歸莊烈帝即位免其贓崇禎元年要以故官巡撫甘肅時軍食久缺之煥鈎校故贖得遺吏邀勒淮商所中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銀

三萬套賊舍他部入寇之煥潛爲三覆而遣羸卒牧牛羊邊垣內誘之寇果爭入總兵官楊嘉謨以精卒當其前寇大驚欲遁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率部兵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得酋長數人降六百餘人明年春寇復大入會病痢枕藉大黃山下諸將請掩捕之之煥不可遣譯諭威德令無恐踰月病愈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溫體仁訐錢謙益之煥數貽書中朝暴揚其過體仁深銜之其冬都城戒嚴有詔入衛之煥偕嘉謨精卒三千即日起行寇遂乘虛犯河西之煥遣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而大兵出水

泉峽口背腹掩擊寇再戰再北斬首八百四十有奇
遂引軍而東悍卒王進才等憚遠役鼓衆倡亂殺叅
將孫懷忠等掠軍資奔還蘭州之煥聞變亦即日馳
至遣使傳諭亂軍但誅首惡能自相擒捕者重賞於
是降夷殺進才及其黨數人亂立定乃復整軍而東
三年五月始抵京師時解嚴已久詔入城朝見兵部
第勤王諸軍謂甘肅最後兵最譁法當按問但其兵
精悍可用而三屯又新奏戰功請令帶罪俟秋防竣
更議得旨之煥落職候勘嘉謨帶罪立功甘肅於九
邊最遠其後至固宜既有功而猶重謹者體仁已柄

政修却故也之煥工騎射善用兵雅以將才自負既
廢無所見奇則縱情詩酒賓客輻輳雖小夫孺子皆
得直入愬冤憤輒爲平曲直縣阻山多盜之煥親率
蒼頭健兒助吏追捕無脫者十年春流賊犯麻城之
煥用軍法部勒鄉人子弟授兵登陴賊即引去至十
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然終不召明年病
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
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索一驥以私憾裾撫布
政竇子偁罪維璉以法就爲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

祠維璉又抗詞力阻其強毅不撓如此行取入都有
要人招之見謝弗往乃得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
遼左用兵疏陳裁冗員汰冗兵節冗費數事尋以憂
去天啟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
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
璉極言妖妄不可信且曰毋使天下後世笑舉朝無
人忠賢怒矯旨譴責時海內方用師而將帥悉以賄
進職方冗穢不可理維璉素清嚴請寄盡絕因極論
債帥之弊語譏切中官大臣中外多不悅吏部尚書
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勲郎中是時言路橫恣凡用

吏部卽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始登啟事至是給事中傅樾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已大怒見維璉詬誶交加及維璉再調考功樾等益怒刊章力攻又以江西既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使去以窮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而疏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逐司馬光爲言於是諸人愈思齟齬而樾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悉不在其位矣維璉既奉詔視事嚴覈官評無少假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奸大惡罄竹莫書陛下豈真是非舛誤愛

一罪璫而輕視祖宗天下乎不遇憐其小信小忠不忍一旦割棄耳豈知罪惡既盈人主即不忍割棄亦不可得漢之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矣唐之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矣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究竟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其富貴哉夫國之利器不可假人今陛下明以太阿之柄授之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也若夫黃扉元老九列巨卿持危扶顛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語云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非惟國家無利而身名亦難保矣疏入

責其曠奏崔呈秀坐贓被劾維璉論戍邊張訥陳九疇媚璫譏賊力別其是非李蕃李魯生爲鄉人請托復官拒不聽由是諸奸交憾及趙南星去國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璉調部非法有詔削籍已汪文言獄起奸黨竄入維璉名下吏戍貴州崇禎初起南京通政叅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納言議誼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猖獗遣遊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紅夷最強悍先常據澎湖挾求互市後被剿徙據臺灣至是漸引其衆泊廈門

維璉屢檄芝龍防遏芝龍不爲意明年六月芝龍勦賊福寧紅夷遂乘虛襲陷廈門城大掠維璉即發兵水陸進擊芝龍亦自福寧馳援焚其三舟然官軍死傷亦衆寇乃汎舟大洋轉掠青港荊嶼石灣諸處諸將禦之於銅山連戰數日寇始敗遁維璉在事二年振憲紀明賞罰黜貪殘勞績甚著會當國者雅忌維璉爲東林而閩人宦京師者從而騰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年春叙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遣疾不赴卒於家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以才調兵部歷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如杞酬
答日數十事皆辦治出爲陝西神木叅議遷遵化兵
備副使時巡撫劉詔欲爲魏忠賢建生祠而銜如杞
不先請取忠賢畫像懸之行署躬率文武將吏五拜
三叩頭如所以謁至尊者欲以脅如杞明日如杞入
其部將請用前禮如杞怒叱之及睹其像用天子冕
旒益駭異半揖而出忠賢知之大怒令詔疏劾遂逮
下詔獄榜掠坐贓六千有奇論寘大辟繫獄九月會
莊烈帝紹位廷臣訟其寃立詔赦出復故官如杞疏
謝因乞歸養疾帝不許命即優擢用旌直臣遂擢太

僕寺少卿崇禎元年三月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如杞感激思報盡瘁職事河曲知縣孫瀛以貧殘爲部民所訟瀛行千金於如杞如杞疏發之瀛坐逮先是順義王帳直大同山西歲修貢市塞上晏然至是揮酋虎墩兔獍有其地時爲邊憂而中朝議戰議款迄無長策如杞力言守邊爲上因發卒修塞垣繕戰壘剋山塹谷事方有緒會京師戒嚴急率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人入衛既抵都下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守昌平又明日調良鄉軍令卒初至不給餉次日汎地既定始給至是汎地屢更衆軍三日不

得餉既餒且怒遂散掠民間譟而歸事聞如杞鴻功
並下詔獄刑部尚書韓繼思等坐鴻功大辟如杞戍
邊帝怒其翫法並執繼思及左侍郎張慎言下吏廷
臣遂無敢救如杞鴻功並論死四年竟伏屍西市繼
思等削籍有差部將戍邊者數人如杞通敏有才更
以風節顯爲士論所重獨其爲職方時附會尚書張
鶴鳴力排熊廷弼庇王化貞致疆事破壞議者恨之
南渡後追贈右都御史子章光進士尚寶卿同時胡
士容字仁常廣濟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嘉定知
縣調長洲捕豪惡吏民數十人寘之法人情大快邑

東婁江宋時建石塘久而崩頽殆盡士容多方拮据
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爲塘四十五里直達崑山行人
謳思其德秩滿當遷嘉定巨豪挾私憾力毀之乃改
大名府教授天啓時歷戶部郎中出爲荊州兵備叅
議以修繕邊垣進秩一等荊州爲崔呈秀之鄉田連
萬頃士容編以差徭常薦親屬三人爲中軍不用又
薦妻弟蕭惟中等數人令士容轉請爲守備亦不從
其宗黨僮奴犯法捕治不少貸呈秀深銜之最後欲
建魏忠賢祠於荊州士容不奉命遂激忠賢怒謀殺
之會士容遷江西副使道出通州呈秀誣其多乘驛

馬且侵盜倉儲令忠賢傳旨逮之遂捕下詔獄許顯
純酷刑拷掠坐賊七千真之大辟將於秋後行刑至
八月而莊烈帝踐阼呈秀伏誅廷臣多稱士容寬帝
即命出獄法司猶按前罪削其籍士容復訴於朝乃
命錄用崇禎二年除陝西按察副使撫治西寧士容
感恩盡心職業三年秋進右叅政撫治如故久之卒
於官

論曰魏璫煽虐其勢已張如烈焰燎原不可嚮避諸
臣猶先後抗爭甘心鼎鑊同文大獄在睂睫間矣悲
夫